史林測義

史林測義卷二十三

臣鄱陽計大受論

李訓

甘露之變史言李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夫自置中尉護軍提禁兵以寵宦官畢將皆愶威倖恩爲其心腹爪牙謂易說以共誅殆未必然訓以憸人出詭計除強慝固無不敗一自擢仇士良爲神策中尉倒其刃而授之鐔以故倉卒之間副使劉泰倫陳君弈等率衛士而惟所指縱殲金吾捕訓黨掩宰相如獵

狐兔也如當陳洪志既已杖殺王守澄亦酖死元和逆黨略盡之日贊帝下詔暴其罪惡以正天討因收神策付之大臣而去其有罪者餘悉使復掃除則誰不脅息而聽豎之忠弭矣文宗乃不克勇以赴幾而訓復躁而寡謀精兵士良以及斯禍也吁哉

鄭覃

文宗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意蓋以為之而無益政治不欲上之求工於此然三百篇固無王者自作而謂不聞王者為詩何耶遂古軼不可考

帝舜有南風有歌舊起有歌大唐有歌卿雲有歌成王來游來歌皆嘗爲詩而顧曰不聞乎夫詩言志帝王之志修齊治平憂勤惕厲其所爲詩莊敬雅正若夫陳後主隋煬帝之肆志荒淫乃播爲纖麗之辭靡曼之音矣誠因論詩而遡古先聖哲勅命於時幾基命於夙夜發諸吟咏無非持盈保泰之旨用啟沃其敬天勤政之心庶其萬幾餘暇攄寫宸襟倡庭墅之賡歌聲君奭之矢音炳焉與虞周同風豈研聲律務斡墨亦玩物喪志以爲譏哉乃曰陳隋之君工於詩而不免亡國陛下何取則因噎廢食之論耳

仇士良

漢唐及有明王室潰喪之禍皆由宦者蓋宦者之於人主以近習易親以柔情易昵以善養欲而易爲之蠱人主知悅我之視聽而不知卽蔽我之聰明知娛我之燕閒而不知卽荒我之夙夜知狎我之左右而不知卽掣我之肘腋知典兵以扞衛我之宮闈而不知卽擅勢以傾蕩我之家國天下不獨昏弱爲然卽英主恆多牽於小忠小信而不覺墮其術中也時雖直言敢諫之士陳說其以利己之姦爲愚君之計而推夫害之所終極則反斥以疎遠言暱近而莫之省況爲權閹之威怒所持鮮獲上聞乎然而仇士良已不啻自與千古人主喚醒癡迷矣當其老也中人舉

遂歸第士良敎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極侈靡使悅不知息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衆再拜嗟乎其言真哉史冊可覆視也宦者之枕秘。非即人主之座箴乎。誠人主覺悟於其言使不得以貨利鷹馬宮室聲色之事進而以暇日讀書接見賢士大夫鑒興亡考政治恩澤權爲不稍假而陰邪之路塞倘何刑臣兆亂之患也如唐自元和以後褻近是倚凶醜朋挺初以回惑竊柄終以狠險肆威厲變叵測憂憤無何至昭而宗社以亡其已事已奈何有明之世武復惑於八黨之惟我所欲人不敢言熹且疾夫欲去魏璫者是將使我孤立而煬蔽之害彼昏不知

於東漢與唐之覆轍相尋豈誠不使有暇讀書而士夫之言亦罔聞知乎然而宦者之枕秘人主之座箴後世其可不省哉

李景讓母鄭

無故之利無實之名君子謂之盜舊唐書李景讓傳記景讓母鄭氏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僮婢奔告母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遽命掩而築之可謂賢智婦人矣景讓既宦達其弟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覬景讓終不肯屬主司以通關節似是母欲其然故撻之則何明於彼而暗於此乎母於景讓小有

過鄭珏白不免捶楚景莊被黜亦必捶楚以愧厲之可知疑因誤爲輒撻景讓也新書則但載閉坎錢事。且以士不勤而祿。猶薪其身。明此不敢取。謂轉欲其子微幸盜名而苟祿。必無是理。其不復記以累賢母。較有識云。

鄭光

大中六年綱目書詔大將軍鄭光賜莊免稅役尋罷之鄭光何帝母舅也分注載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天下皆同獨免似乖法意帝郎自悔初不細思且獎勉以親戚之間人所難議苟非愛我豈進嘉言有始有卒當共守之則以尋罷書者蓋予帝能割恩以從諫也改過不吝也所獲忠

益之心有加無已也劉氏書法尹氏發明皆以爲譏崇奉妾母如嫡母何故雖罷猶書以譏之按宣宗甫即位即書尊帝母鄭氏爲皇太后其不顧嫡母而妾母是崇豈待貶光賜莊稅役而用以爲譏哉且於七年書以光爲統軍終不徇太后請復任以民官其又何說也漢明帝冊書大起北宮既而罷之太宗冊書聘鄭氏爲充華既而罷之此書尋罷之亦同例爲美辭

魏謩

魏謩爲相議事天子前讜切無所回畏宣宗每嘆曰謩綽有祖風謩爲魏徵五世孫我心重之按重一作憚重者主於敬主

於敬則無致侫邪不得而間也憚者非所樂非所樂則易疎猜猜之所以行也觀竟爲令狐綯忌譏而罷作憚之較是夫近臣之盡規也必有至誠惻怛之意藹然於容貌辭氣之間以感君心而爲其所重無陵傲好勝之情囂然於犯顏逆耳之際以殖君心而爲其所憚斯其說多行位無不安者矣否則雖彰戇直之節未善弼違之道求夫舜顏虛受恐難得之中主以下也且或強爲聽納而終不奈其激訐亦無益惟値其君多昏其亂孔棘義難奉身以忠憤爲剛切而不顧是可哀耳

懿宗

懿宗遣使迎佛骨其拒臣下之諫以憲宗尋晏駕者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曾未三月而遂有其應論者謂凶機之禍無不立見以爲後世戒夫死生命之自天厥初爲其修短君子亦修身以俟之也迎佛骨以祈佞媚之福誠惑之甚然使不見佛骨之二君者則可得壽考乎必以禍福言奉佛乃更得禍以破愚鄙之利心滅佛而隨及禍遂成彼此之聚訟如會昌五年七月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勸歸俗則武宗以六年三月崩亦得指爲果報況前此魏王燾之不得其終後此周主榮之不久於位或嘗坐以誅沙門毀佛像且以其銅鑄錢之效矣吾儒論事與臣下進言惟

嘗謂義理明可否執禍福恐動之觀彼其徒借禍福誑誘之亦未有以相勝拘或時有不驗便覺辭窮且因以衆於迷兆而無所忌張權與諫敬宗幸驪山遂引周幽見殺秦始亡國元宗遭亂穆宗短祚而敬謂宜一往以驗其凶則懿死亦無恨之語同一愎諫雖其明年遇弒慢遊無度理自不爽而未諭君於理輒懼以禍故禍方未及遂斥以爲不足信而無能改於其德矣然則昌黎諫佛骨一表其短亦在此耳

鄭畋　盧攜　王鐸

觀鄭畋於兩京陷沒乘輿播越首唱討賊可謂有勤王之

志者若黃巢據安南時騰書求天平節度使畋議以爲巢之亂本於饑衆以利合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衆離巢即机上肉耳則其庸謬之見也夫巢性喜亂初其兵爲高駢崔安潛裴璩等所破畏沮乞降詔授右衛將軍而旋即叛去況至此勢方張甚覬覦豈一節度而騰書以求者特欲不煩攻擊坐收南海珤產之富而紿朝廷其後寇盜又將不待轉瞬謂可紓難以及歲豐豈非贅說且畋嘗與盧攜爭以公主下嫁南詔損國威靈如假節鉞以俯聽逆賊尤國大恥何獨弗恤攜當日固不可巢請亦誠倚高駢破賊立功駢乃卒無牽制邀擊之謀使巢得北渡而亂中原蓋

其始欲誘致專功表散諸道兵繼入邪說於嬖將呂用之
而嚴兵自守以負攜所倚任也史咎攜素厚駢寄以戎政
如論駢之才略實當時諸帥之冠都統初非妄授而以私
駢議乎巢之肆其凶橫豈眞由於怒不與節度而除率府
率謂攜不悅王鐸鎭荆南欲因以激巢使戰而敗鐸是亦
巧搆之辭鐸於巢將尙讓逼江陵望風先走蓋其自敗非
由攜致史臣左袒畋議故於攜之主欲爲國勦賊而不料
卒有誤用之過者深入其罪至斥以爲唐鴟梟宜天假手
於賊而磔其枯胔夫不知其人視其所與攜誠匪正何志
凜凜與秋霜爭嚴如司空圖者嘗與遊於洛執政日且應

其名而不絕之若沉也若夫畋志勤王必以聚人爲先其當重鎮也倉庫竭犒賞薄而見逐於李昌言鐸誠憂國必以忘身爲義其在行營也鮮裘馬擁姬侍而召禍於樂從訓所以遽膺誅討大任畋惟龍尾坡一戰此外與鐸功無尺寸可錄而鐸且生劉漢宏一寇而莫制史贊乃並稱有社稷才扶支王室幾致中興 臣 讀三人傳竊怪褒貶之皆爽其實焉

劉巨容

富貴者人君之所以報士非人臣之所以報國夫忠於所事其分義豈不明乎分義惟富貴是視則有挾以市其君

臣道不可問矣劉巨容之大破黃巢於荆門也悉銳窮追勢足殄滅乃以國家事寧惜官賞而留爲富貴作地使巢復熾不忠之罪曷勝誅哉且充其利富貴之心可以縱賊則可以降賊可以爲賊而巨容尚終於唐臣亦唐富貴之猶未有替也嗟乎以富貴責報於其上而害於爾國者亦凶於爾家其匿申屠生化黃金之術無非利富貴也乃出金以夸田令孜之弟卒爲令孜所殺而夷其宗濫利生孽此之謂也至此而富貴亦安在哉懷富貴而不以乖分義陷大戮者幾希矣巨容遭世昏亂非以罪誅幸耳

蕭遘

今夫爲忠臣者辨義必精取義必勇而不勇者其不精也不精以辨之勇以取之而卒不免於受惡者蕭遘是已遘爲宰相於僖宗之朝當田令孜劫上如珤雞召朱玫亟迎車駕而不聽孔緯宣詔奔扈行在此其辨義未精也其拒玫喪君有君之言非無聞於大義而玫令以擇一王爲帝敢違者斬則遘宜死於有異議矣逼百官奉襄王熅還京師則遘宜死於不俱東矣名作冊文雖苦辭而何不死於僭立之日乎以爲宮保雖移疾而何不死於僞命之時乎既不聞其慷慨復不就以從容此又辨義未精遷延苟免而無取義之勇也及帝還宮竟以身汙賊署爲緯劾奏賜

死綱目則倒之鄭昌圖裴澈以誅僞宰相書而首叙之按唐書攻罷遜相昌圖宜書曰誅僞太子太保某爲宰相某某哀哉君子謂於遜也見義之盡而忠之至云

楊行密

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即所謂以善服人也荀子曰霸者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幷之心然則有衆幷之心假之不可言詐而已矣楊行密初以淮南節度使高駢表爲廬州刺史及畢師鐸秦彥攻駢呂用之以駢命督其軍進援客袁襲說以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行密乃亟應則此舉蓋

兼併計耳卽聞駢爲彥殺率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亦
因襲勸以動淮南舊將啟外兵而進據之皆其詐謀胡氏
管見以爲起兵赴難於義已得其說旣誤至謂縞素大臨
雖非其誠亦假仁之事又似於假之之旨未諳而不知因
假之者之罪人何待不以姦邪誅用之而因給金不效施
刑乃責其非仗義圖霸之道乎昭宗在鳳翔方倚行密可
亢朱溫再遣使督兵雖淮楚士氣剽而不剛夫獨不可以
大義鼓行而前哉乃兵至宿州紿言糧盡而返行密固無
勤王之謀亦初無勤王之意熟視朱溫刼天子而東有同
秦越耳其傳謂恥憤被病謂因聞帝被弑病篤皆史臣附

會之辭而贊稱謀窮意沮致其長太息者之謬也

孫揆

綱目凡將帥死節書曰死之所以深褒亟予爲萬世臣子之勸雖以戰死亦原其志況被執而誘以官爵脅以白刃堅守忠義至死不撓者乎昭宗以孫揆爲招討副使討李克用揆將兵趣潞州李存孝伏於長子西谷執獻於克用克用欲以揆爲河東副使揆大罵不屈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曰死狗奴解人當用板夾行刑者如其言罵至死不絕聲揆眞烈丈夫哉。求之顏常山張睢陽諸公不愧已。綱目書執以歸殺之而不書死之以著其節何耶

劉友益謂所以罪克用也。然安祿山反逆之罪大矣。執殺王臣亦多矣。豈獨於潁川太守薛愿。長史龐堅。乃見其罪。而以執殺書也。或以二子致命。未聞壯烈耳。尹起莘謂朝廷是舉出于無名。其曲在我。故不書其死節。又大謬不然。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聖人稱其仁。況以君討臣。揆奉君命。顧不許其大節。而論事之曲直。不亦悖乎。且以事之曲。守節不褒予。則屈節亦可末減。臣道幾何而不亡也。臣謂此當存爲疑誤曲說解之懼反害理

杜讓能

昭宗忿李茂貞專兵抗命表語悖慢決策討之弗忍坐視

陵蔑而暗於時有未可勢有不能則貽禍益烈杜讓能綮見終始極諫不從諭以位居元輔與同休戚事宜專掌無避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恐他日徒受鼂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嗚呼是爲大易明夷之象乎雖值垂翼之時而無于行之義惟委曲奉詔正其報國不計身之志耳及事之敗也茂貞入犯貽緯之詭必殺讓能而後罷兵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乃再貶賜死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讓能之見傷非蒙難而已而初登於天後入於地貽宗則以不明晦而終趨於亡者也

鄭綮

昭宗之世亟須亨屯濟否之才乃夢想賢豪而以鄭綮歇後詩爲有所蘊旻立作相何卜相之輕若是亦采虛談任張濬朱朴類耳然綮懼貽人笑屢讓不獲僅及三月致仕去位可謂自知明而有恥不爲利疚者矣使當其時而有一不自克之念勢必至於浸淫沒溺而不容已而何固辭必去始終不易其心哉甚矣綮之能知恥也人莫患於無恥其附權宦以倖進居寵利而不疑以致傾敗人家國者皆由於此而綮乃獨乎遠矣若胡氏管見之評雖嚴義利之介不免吹索之刻越田袁氏則拔擢首對客之言非曰自顯蓋有知時之哲而見幾遠害之早不然白馬驛之禍

且旦暮及之亦善論檗云

李克用

李茂貞王行瑜韓建之犯闕也李克用起兵入討克邠州誅行瑜請乘勝勢遂取鳳翔或言茂貞復滅則沙陀太盛朝廷必危帝乃詔釋茂貞且兒克用入朝與德宗聽盧杞不許李懷光入覲略同杞畏懷光請誅而排擠之此則史雖未著其人意必孔緯張濬等所爲時上欲復相濬克用銜其會謀見伐表言濬朝相臣暮至闕懼其入朝復有如行瑜等殺韋昭度李谿之事故沮之也不然豈仗義赴難有討逆之績而帝顧不予其入見親加勞勉乎然讒言之

得人者亦克用之遠不逮郭汾陽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也克用以叛臣反正兩首勤王之勳尙存跋扈之迹此其押牙蓋寓以引兵渡渭恐復驚駭都邑爲言觀其不敢徑入表至上下始安則汾陽之屢嘗入朝○見臣節之純○而克用之奉詔還鎭○乃見臣節之守也○胡氏管見論以寓有失策當此時正當勸克用入覲力陳茂貞不誅必爲後患之意不然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蕩掃岐華駐師郊畿釋戎服以見天子身輔朝政修明紀律噫人臣而處疑忌之際亦惟忠順不失而已矣使不奉詔天下其謂克用何哉至若後之入朝輔政必以上下交孚尤非

如克用者可輕言也以疑忌克用縱茂貞斯後患此昭宗君臣爲謀不臧以責克用則似是而非

崔允

文宗時崔慎由爲翰林學士中尉仇士良魚洪志欲廢帝夜召作詔太后詔慎由驚謂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引至小殿數帝過失帝俛首及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將没以授其子允故允相昭宗大加討除所以消十餘世之患申五六君之憤而終先臣之志也然惡其以北司與李茂貞相結因益厚朱全忠彼固以非全忠不足制茂貞誅閹豎且援以自固而不知

傾覆社稷自殞其軀之卒存乎此也雖其初非有挈國與賊之意而何全忠忌德王之軒秀欲殺之利輝王之幼沖欲帥之則皆曲徇而爲之請以成其逆志後卽私心漸異何嗟及矣始欲爲國除害而比之匪人反致破國亡家莫可救藥愼由有知九原痛恨當復何如

史林測義卷二十四

臣鄱陽計大受論

五代從舊文問無代漢之義語在北漢世祖論

楊涉

處危亂之朝義當殉國何憂及禍如存及禍之憂亦削迹去之可耳不然溺志於利祿寵榮而復求苟免禍累則必甘於蒙恥忍辱無所不至楊涉遭梁弑唐昭宗之際殉國之忠固無所望然何網羅不能自脫而就中書門下之拜乎雖有人心亦無如貪富貴保妻子而廹以惟或不免之懼何矣此所以趨利賣國罔顧千載之清議於昭宣下詔

禪位爲押傳國寶使而不辭問其子凝式之諫遽大駭曰汝滅吾族也唐書志其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蓋極形其庸鄙懼禍之態至稱以謙靖終免於禍謙靖美德則非所以論涉而可訓五代史但云唐亡相梁在位俯首無所施爲較是凝式遞事梁唐晉漢周或動於乃父之言以汨沒其羞惡之良亦不足道者也

杜曉

嗚呼甚哉士人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夫際無道之世三綱隳五倫斁不攖心榮祿而委身艸莽以遠禍也亦以明恥也後世之亂迺至唐末而梁亦已極

矣士君子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非甚不肖而甘心靦顏食祿於其庭哉如杜曉者初以其父讓能無罪見殺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屢辟不起誠使克終其守豈非修節義謹廉恥而徜徉於汙濁之世乎夫何惑於祭先人何匹庶之說而乃爲之出仕也自此而決裂名義所不顧矣於唐累官至翰林學士朱梁弒君篡國則且有中書門下之拜友珪弒父僞立則且有集賢大學士之遷雖當禪代之際未與册寶之奉而安祿昏亂之朝俛首北面於躬負大逆之主則一也五代史附之唐六臣傳非皆以其廉恥道喪哉夫苟祿以奉其先不孝反顏以事其仇不

忠由於守節不卒以榮祿汩沒本心至此然則人惟知恥乃能揆禮度義不疚於利出處斯可以無恨矣

廣王全昱　梁

自古未有起羣盜得天下者惟朱晃爲然其時唐人賣國求利相與盛稱功德宜應天順人而不謂天日之克自見者猶在其兄全昱也全昱謂曰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爲賊遭逢於唐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毋赤吾族乎朝蠱鴟梟。家存獬豸。理同燭照。語挾霜威。亦一時稍快人心之事。雖歸里而膺王爵三子亦受淫封不免與家爲賊之譏胥及參夷之罪而觀其人恬澹遠禍

固多愧於周之武攸緒劉正任天尙有加於晉之司馬孚轉不欲爲深責也

李克寧晉

晉王克用之弟克寧受遺輔姪存勗嗣立存勗以讓克寧首帥諸將北面再拜奉卽晉王位君臣之分定矣旣而其黨謀奉克寧爲節度使舉河東附梁執存勗及太夫人曹氏送之雖幸臣史敬鎔所告按之歐史唐家人傳稱廹於悍妻惑於羣言不可謂莫須有而克寧之未與聞乎反計也然則克寧可無誅哉且梁晉仇也晉王將終以三矢賜莊宗而囑以無忘吾遺恨者首在於梁今將背先王以事

仇且忍使之甘心其妻子是不得爲克用弟猶可曰存勗叔乎大義滅親如周之致辟管叔鮮不爲過也劉友益以綱目書謀作亂晉王殺之不書討謂克寧叔也宜誅其黨而待以不死殺之爲過殊非據逸周書管叔經雖經猶致辟以正王法又漢吳王濞景帝從父綱目以越人誅書以知此書殺爲誤而歐陽文忠以謂戕克寧則骨肉之恩絕盖亦於大義無當也

賀德倫

衆以魏兵強橫乘節度使楊師厚卒分天雄爲兩鎮置昭德軍於相州以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徙魏州將士之半

於昭德魏兵亂其封逼德倫以書求晉爲援者效節軍校張彥也五代史書天雄軍亂賀德倫叛附於晉若不知彥爲首惡而書之者蓋魏兵父子相承族姻盤結不願分徙連營聚哭以爲骨肉流離生不如死實梁激之使變而魏人之皆欲爲亂也故概以天雄而略彥不書亦康徐氏謂彥微者德倫可誅而不誅故以德倫獨任其責而不書彥夫變起倉卒。德倫腹心見殺殆盡。豈力可誅彥而不誅哉。若德倫見逼而不能死。晉王入魏。上印節拜賀。叛附之罪。誠不可逭。謂不誅彥而書以蔽其辜則非也。

張源德 梁

五代史梁本紀書晉人克貝州守將張源德死之死事傳云晉圍貝踰年源德堅守不可下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通鑑綱目書晉拔貝州分注源德欲降其衆不從共殺源德時丁喪亂傳記多差失此必各有所本而爲千古疑案臣竊謂既衆不從。其中必有忠義之士。約與同心戮力以守。雖糧盡城陷。死而無悔。然未幾三千人出降晉。則是固無一人激於忠義效死不二者。中無忠義一人。其共殺源德以不聽出降。斷可知矣。噫記載家惟習傳聞不準情酌理以定是否使忠義之臣或反爲不忠不義含寃地下而不能自

可勝嘆哉

楊隆演　吳王

吳自楊渥不道軍政悉歸張顥徐溫二人既弒渥而立隆演溫復殺顥遂專大權隆演則備位而聽命其手耳溫出鎭潤州留子知訓輔政知訓無禮於君與東魏高澄之狂悖一轍魏孝靜勇毅之主猶以一不勝忿爲所幽辱何也兵柄不在也況選儒若隆演能無惟懼而泣乎宿衞將馬謙李球發庫兵討知訓以朱瑾黨知訓故敗死及後瑾斬知訓首藎以雪私其愛妾之恨非嘗密受命而爲之除害也馳入府以示隆演而隆演曰我不敢知亦謂此以亂治

亂而溫又非瑾能力制故不與爲主持否則何只孝靜含章之因而有兄渥遇盜於寢之禍矣溫之浸以成其簒竊自渥失政至此無可救挽隆演以忍自全不致傾蕩於溫之世亦其智耳若以權在徐氏建國稱制非其意常怏怏酣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又何知義而可哀也

烏震　趙

歐陽文忠論烏震從符習討張文禮不顧其母致母爲文禮斷手鼻以爲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事其責雖爲之。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㓊其事任不專己。又其爲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

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況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臣按此論近泛而不切乎震之所處其責震者未足以服也文禮弒趙王王鎔凡食祿於趙者皆當致討豈問任有專責否乎且討弒君之賊何啻國之利害可言乎使震於文禮執其母妻及子以招而欲顧其親郎可釋賊不討亦可反顏以事乎不孝者固無有於忠而不忠者又焉得為孝歐陽王於忠孝以義則兩得乃於震嘗同習投地慟哭告晉王以搏取凶豎報王氏之冤者繩以因而利之之說而斷之謂大不孝則刻而非情而於論震其義反悔然則震如

之何身任賊所以全其親得間則竊負而逃不爲賊用以全其節弗獲則伏劍而死以是責震庶其於震之所處者切也以告天下後世不幸而處震之地者亦可以知所處之義矣

梁末帝

末帝仗義起兵誅友珪即位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可謂守文之令主矣然其父兇悖淫汙無復人理雖老賊萬段身及子禍之酷而何得賢子孫以綿其祚迺亦疑餘殃之報或爽乃偏信夫趙巖張漢傑之徒使擅威福而疏棄敬翔諸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蓋亦天亂其衷也惡人不

使有後如是夫其可鑑哉至當亡國之日自殺以殉社稷視其時之銜璧牽羊與荷校露布下者獨無貽羞史冊又以嘆末帝如終明大義而所自出之不幸也

溫韜

溫韜於梁末帝時爲靜勝軍節度使唐諸山陵在其境內者恐發掘之取其所藏金珤唐滅梁韜自許來朝莊宗遽赦其罪遣還鎭蓋自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得傳國珤後惟利而自取非復必欲爲唐討賊報仇之初心矣故欲發朱晃墓斲棺焚屍聽張全義之言而輒已未幾獵伊闕且有從官往拜之命韜之罪不下於晃晃雖郭崇韜力請加誅而

亦曲爲庇之豈第如尹起莘之訾以失刑也哉自古厚葬
多藏於以金玉之氣可養不壞之身韜發昭陵得石函中
爲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此何爲者耶亦歐陽氏
所謂溺其所自私者篤也豈知古人精英不容終秘而復
出以傳人間非盜莫由雖其爲陵最固而不得如乾陵風
雨之不可發乎又王涯私鑿宮垣納前世名書畫複秘
固若不可窺後以附李訓誅宦官及禍爲人破垣剔取奩
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收得之者甚衆是固皆以金玉
爲厄而圖書之不安於自私之理亦可想矣　臣乃嘆古有
借書四瓻之說而謂瓻爲癡書勿借人者則亦藏之鐵匣

納於垂埡之大戚耳爰附及以醒之

郭崇韜　唐

劉后以郭崇韜慮爲奸人所議而請立之以彼疑於莊宗足爲己援耳卒乃下敎于蜀令魏王繼岌殺崇韜者謂聽向延嗣之讒恐有異志而危繼岌則莊宗欲以傳言未審不可遽爾而何獨專決如是乎按破蜀日蜀之貴臣大將爭以珤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而府庫所籍不多莊宗固聞之而怒度猶未若劉后之甚也葢劉后專務蓄財薪蔬果茹皆販鬻之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雖至山積無厭聞蜀珤貨皆入崇韜因觸其貪吝之

心而生忿然必殺以籍沒之之意豈惟危纖芨之動於讒言哉夫功高權重宵小側目必勢利一毫不有於己乃爲杜讒間泯禍釁之至計要道奈何昧亢盈不久與攸往見凶之理而崇㒺妾於內恣爲專權總貨於外豈知狡以自困者卽所以自禍也與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崇韜之死雖以惡宦官而遭讒實非讒人之足致其死也史稱盡忠國家有大略亦不足惜矣

唐明宗

莊宗之入梁也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得毋啟以覬國之心

爭帝之意乎明宗之簒竊未必不萌於此同光四年命討鄴都趙在禮之亂以軍變入與在禮合五代史書李嗣源反綱目雖未以反書亦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耳或以嗣源偶爲亂兵所刼欲束身詣闕復爲李紹榮所間絕廹於逃死進退維谷蓋有不得已焉者推原本心初無他意尹起莘辨其不得已之言非是而史委曲爲明宗開說非信可稱有識然謂初被刼得間出宿魏縣奔相州時而書其反爲誣則仍推原本心之論而不知其幸禍以爲利芽蘖固已久矣若出魏縣收散兵誠以舉大事必藉兵力謂爲詭說在禮此即史之委曲開說也觀即位後以方鎮報在禮

之功而始終寵榮焉則當日其誰欺即以安重誨詣闕自明之說奔相州蓋預隂圖以其兵南而假是星行之亟彼石敬瑭康義誠之計適與機會遽爾直趨汴州耳必待移檄會兵向大梁而後議其反也𢖍不得其情矣至云五代史於入大梁始以反書按之今本不知何據又云嗣源立不書其立而以稱帝書亦非其文綱目書唐主嗣源立蓋當時用嗣君即位柩前之禮故從僭國書立之例以著明宗實非朱邪之裔以反叛自立而冒竊之更爲可醜也尹氏謂以其爲五代主中之彼善于此故恕之不免支離魏王繼岌自殺在丙午即位之後六日壬子五代史本紀繫

鑒可據又繼岌傳明宗已即位任圜至京師明宗問圜繼岌何在則非繼岌死而即位亦明張鑄傳論乃云魏王繼岌薨然後終其事是又自爲矛盾然宜從其日者綱目書於嗣源立之前而分注不月說者宜加考正何遂據以爲順辭而亮無利之之心也況前此書其監國元子猶在遠朝羣臣於興慶宮猶得曰順而非逆乎獨是明宗之得國亦天命有在也與共天下之言莊宗忽不禁於入梁之日正所謂兆之先見耳

張憲 唐

張憲尹太原而家在魏趙在禮作亂善待其家以書招憲

憲斬其使明宗入京師永王存霸來奔左右欲拘之憲不可而告以當與存霸俱死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凡若是者蓋曰先帝恩不可負而不顧家不偷生以自媿也若其棄太原而出奔忻州一以爲存霸爲廵檢符彥超所殺而憲出奔一以爲莊宗近屬李存沼謀殺憲及彥超軍士共殺存沼而憲出奔以 臣 按之二說蓋互有詳略耳夫存沼欲爲存霸殺彥超是已而憲則義不負莊宗者何亦欲謀殺之乎意必見存霸死而憲猶生疑其有滌而志而黨彥超故也甚矣人之徇義不可不則既自許以死而不決於死固宜無以自白於衆人之心然

不與亂以委城見殺其死雖不足貴而其志則尚可諒非夫始未判若兩人者矣綱目書唐殺其太原尹張憲文之所著非可罪以失官守也義之所起終不忍於負先帝也春秋微而顯之例也

王延稟閩

閩王鏻爲其父審知養子延稟所推立君臣之分固定延稟之擊鏻也綱目書舉兵襲福州而不書反者蓋延稟之弑其君延翰鏻初與謀而並以兵入則皆弑君之賊尚何君臣之問至是以賊攻賊故不書反其爲鏻斬亦但以敗死爲文如劉友益以不書反爲延稟兄故是兄弟之倫可

奪君臣之分殊乖大義況非其親兄乎

史林測義卷二十五

臣 鄱陽計大受論

王思同 唐

潞王從珂之反也以西都留守王思同嘗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使說以利害餌以美妓是時諸鎮皆懷觀望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不忍負先帝通鳳翔執所使送京師及會諸鎮討從珂官軍降潰而思同東走欲自歸於天子至昭應被執從珂責之對曰非不知從大王立得富貴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嗚呼思同明大義忠於所奉以苟生爲媿從珂卽能宥之

彼豈終附從珂而不死者乎綱目以從珂執殺書劉友益謂從珂欲宥之未發劉延朗不待命殺之則權不足故以是罪從珂夫從珂反叛之罪大矣而尚以此為從珂罪哉思同得其死所矣而尚惜從珂之不果宥之哉五代史以思同嘗事劉仁恭仁恭為其子所囚而奔晉所謂其初無卓然之節者故但列死事傳而唐本紀書思同奔歸於京師不克死之不與藥彥稠直被執見殺餘無可稱者等較綱目為得

柴再用　吳

嗚呼功名之際不可不善處也福衷者爭而流為忿憤驕

志者恃而積成怨望自古君臣猜忌而敗家殞身鮮不由之其始則皆一念不自克以至此也若吳中書令柴再用可謂能自克矣史官王振嘗詢再用戰功對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求其居心雖垂竹帛銘鐘鼎藏府庫且舉而空之而安於分之所當爲力之所不得爲不亦自克之甚乎天下後世有功之士誠以再用之心爲心亦何見其有可爭而且有可恃也此正本清源之學固宜綱目卒再用以錄其賢而示之勸云

呂琦

胡氏管見論呂琦以與契丹和親爲制石敬瑭之策謂當

勸其君內修政事明義而惇信使朝廷無失可指則天下皆服豈惟敬瑭和親下計非上策也而不知當年之時勢事機固宜卑之無甚高論夫修己服物端在積之有素弭釁消禍非可取於臨時敬瑭之反旦暮間事而以感化之道望之廢帝非惟不能亦有不及且敬瑭與廢帝初事明宗素不相悅而悖亂之資又非信義可移觀其過閔帝於衛州也奔洪進責以明宗愛壻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此大義也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此大信也猶且盡殺左右從騎幽帝而去況欲動以素不相悅之人乎卽廢帝不改河東之命。豈敬瑭能終北面之節。琦逆

情勢而出和親一策昔日之漢誠爲失計而辱國此日之唐能勿權宜以圖存廢帝而不惑於薛文遇則強虜不爲引援所謂雖欲陸梁而無能爲有實效矣何至遂以亡唐之禍哉胡氏之論猶夫兵臨城下誦孝經以禦賊焉耳

龍敏

廢帝之朝皆疲庸誤國之臣呂琦李崧輩雖有制河東之謀一經詰責輒恇懼拜謝不敢復言石敬瑭會契丹德光圍張敬達於晉安晉安不救天下事不可爲矣而舉朝束手無策其時智勇之士龍敏一人而已如其送東丹入西樓之計得行則必可以牽德光將精騎入官砦之事能遂

則必可以援敵遠策奇而非倖用之亦未晚而何廢帝莫能決人亦無贊成之者而徒壯其大言乎胡氏謂天固亡之先褫其魄信夫

遼主德光　太宗

聖人以天自處而修春秋雖自禹貢五服周官九畿之制區分中外而皆治以覆載照臨之理而無所私中夏之所以貴者蓋自古漸染於聖帝明王之化而為禮教信義之邦迨後世衰道微綱常壞而禍亂亟外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夫子嘗傷之矣是故有能進於禮教信義者即為春秋所予而不問非我中國也尹起莘謂春秋之所嘗進皆

吳楚徐越之君他則初未嘗進之是何說哉夫當其時旣同以東西南北環中國而處偏隅亦何所別其間其未嘗進之者以無可進之者也若僖十八年伐衞盟邢之書穀梁氏以爲功近而德遠者緊何國與而謂初未嘗進之與契丹阿保機慕中國之敎命建孔子廟親謁之已卓越於梁唐晉漢諸君矣德光嗣位撫定多方爲時盛主其南下也葬張敬達於晉安鎭趙德鈞於高河斬楊承勳於赤岡誅張彥澤於北市而出帝之后其叔母亦首暴其惡於天下皆所以爲中國奬人倫申天討當亟見許於聖人者固非僅行朝賀禮行入閤禮公卿庶官皆倣中國也若夫劉

石苻姚割據土宇晉室君民之禍亦已極矣尹氏乃謂非若德光憑陵荼毒之比似亦不得其辭之平也而綱目於其改號大遼仍書契丹不如劉石苻姚書漢書趙書秦以及書主書卒者按劉石苻姚例從僭國而非進辭則以此爲擯辭亦非其旨夫中外何常之有哉 臣 聞諸公羊子春秋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四裔言自近者始也言以漸治之非終殊之也至於幅員既長聲教旣浹則無外之非内以秦漢之後視春秋其時之所謂外今可不謂之中國耶綱目繼春秋有作宜亦上體天地覆載之量惟問孰仁孰暴可爲斯民之主與否而進退之焉耳且無論聖

帝明王闓生夷羌如舜如禹如文卽五代之世唐出於西突厥晉出於西夷漢出於沙陀部以視德光無以異也而其書德光若此者葢以三失之悔雖聞蘇息之政未布乃不能建國中原遽爾北歸而死於僭國無統例均無可附因仍從本例而書之初無別義也據遼史改號在漢高祖仍稱晉天福十二年之二月丁巳朔爲遼之大同元年而變禮樂衣冠之際五代史及綱目分注以爲其會同元年而書於晉天福二年者或誤

李昪南唐王

周官奠繫世掌之小史葢人之所由生者不可遺也所自

始者不可棄也遺則不仁君子不爲而棄則蔑禮君子所恥也如或世遠無據寧闕所疑而不可昧然扳附以失其實扳附旣以自欺而無恥況敢使人揀擇意撰乎南唐烈祖昪五代史稱其世本微賤明非唐後也年八歲爲楊行密所得以乞徐溫其所由爲李氏固宜所不知及受吳禪則祖唐而立四親廟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忐生其父榮乃自以爲恪四世孫史云自言自以爲明無可徵據而妄自扳附也然欲擧追尊之典於所不知之高曾祖雖自欺以欺臣民而不顧此事之可信者也君通鑑綱目稱其欲祖吳王恪或云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乃

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宰相遂
祖吳王而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此事之
不可信者也方將自實其扳附而暴諸廷臣之耳目乎其
祖建王而弗知其甍而無嗣正坐不欲命有司詳考耳況
史云少孤必非甫生而不識其父者何至父名亦由僞撰
也二說不同宜以五代史爲正嗟乎自小史之職廢而譜
牒興然世系既遠又復洊經亂離相傳失實考求無據者
豈尠也哉夫家譜與國史通關文之義不可不明如周十
五世而歷千二百餘年知所闕多矣趙宋以太祖之高祖
僖祖爲始祖明太祖斷自五世祖仲八爲始祖其前皆闕

如藎不可得而考也至若扳附門閥有恥者其尤愼旃

安重榮

識時勢者謂之俊傑晉藉契丹以得天下論者但當咎其始之不順而不得議其後之謹事之非策也觀桑維翰沮重榮表伐一疏技時切勢確無可易且言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使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又非徒弭目前之禍而無遠圖者矣彼不量力而恥臣契丹如景延廣輩胡氏管見所謂不能小忍蓋匹夫之勇淺中之見而以論重榮則猶有間夫重榮非眞爲晉萬世恥計也嘗謂天子寧有種兵強馬壯者爲之因懷異志而亦

欲爲危亂以壞神器執契丹之使則挑釁以絕國家之好
而上表請伐言多指斥則嘗試晉之其如我何而反意乃
決故雖以契丹爲言反陰與幽州節度劉晞相結豈國恥
誠其去而不能忍也哉胡氏謂其心似忠心固毫無似處
而[illegible]悲慕竟謂其志則是抑何大謬也又重榮節度成德
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告
不忍其母從旁奪劍逐之問之則繼母也叱其母出從後
射殺之夫是母之劍逐其子亦舜母井廩之使耳孝子號
泣而不敢怨於其親乃因以殺其親乎因以殺其親可不
以死殉其親乎不以死殉其親者不孝其親者也使不孝

者可安於不孝而不可安於親之不慈是與於賊害其親之甚者也五季之際天理人倫之泯滅而大壞鮮不自上啟之此亦其一端矣歐陽文忠於李彥珣之彎弓殺其母著論高祖赦之之非而於重榮則以曉吏事錄之異哉

劉龔 南漢主

或問通鑑綱目稱劉龔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宦官及讀五代史十國世家則其孫鋹謂羣臣皆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至羣臣有欲用者皆閹然後進而謂鋹為至愚此誠愚甚疑非龔天性聰悟者事 臣按龔之為人但多權數之私而無明理燭幾之智不然何

其驕奢極麗慘刑嗜殺以小國之君而蹈積衰之轍偶然自肆而莫之省也則亦孰有愚於彼龔者哉謂宦者無子孫而遂能盡忠於國不必非其昏亂之見五代史蓋傳聞異辭耳抑龔詒謀不臧至鋹遂至閹及羣臣而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卒以亡國也

楊承勳

臣於先儒之論楊承勳竊以此天理民彝之所為存亡必有以糾當日刑賞之失而惜其辨之不精律之不嚴也承勳父平盧節度使光遠叛晉見討圍久食盡援絕承勳乃刼光遠幽之開城納官軍自胡氏管見有以義殛其父變

而不失正之說劉友益因以為猶知有君臣如猶知有君臣也即未能於將叛之時諫父以義不聽則號泣而隨而良心不終泯滅亦何至因父以降夫君父一也忍於其父尚何有於君哉無論彼之但為冀全其族計耳其因父與其父之叛君同一罪逆者顧尚以義許之以猶知有君臣賞之則無怪乎晉不知責且賞之以鄭州防禦使也當日既不明其罪而後世又以訓人臣之反正君子懼焉然則為承勳者宜如何勸其父降而必不許既殺勸反者判官邱濤等乃亦自殺以冀感其父於萬一可耳

晉出帝

出帝重貴立其叔母馮氏爲后史云高祖崩帝喪中納之羣臣皆賀蓋五季之世人道掃地禮之達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者鮮克由之遂以至於倫理滅盡而不知以爲非此其不聞有諫而皆賀也又奚議夫鼓吹歌舞於在殯且飲且笑以過梓宮乎出帝之少也博士王震教以禮記謂震曰此非我家事雖意在相傳爲騎射而無事通經而習於家之不以禮教亦可知矣馮氏故重允婦重允乃高祖少弟而養以爲子者也高祖子皆以重冠其名弟而於名加重下齒諸子則父子兄弟叔姪之倫亂矣出帝之妻叔母即謂高祖作之偪可也何論者知罪出帝而於高

祖無譏乎高祖兄敬儒實生出帝出帝立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歐陽文忠以謂絕其所生臣其父而爵之也嗚呼子其弟臣其父妻其叔母三綱不綱於石晉爲極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上無禮而能立國以延世未之有也況復括民穀籍民兵率民財以覆其邦本哉天假手於契丹而議其不量力以速禍者末也

漢高祖

論者皆以高祖得天下於契丹之手五代取國彼爲善焉而不知契丹之得以亡晉者。雖由李崧當國無謀。景延廣買禍。杜重威先叛。而畢竟高祖之坐視不救也。史稱晉主

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誠有幸禍之心矣惟有幸禍之心故契丹屢深入知遠絕無邀遮入援之事夫以河東富強。步騎至五萬人。如能釋位勤王。必足以遏契丹之鋒。何至長驅入大梁。執晉君而墟其宗社。其坐視不救者。固欲乘天下無主。爲盜神器計耳。如以朝廷見疎而不赴國難。臣道亦安在哉。況嘗奉表稱臣於契丹猶曰未忍改晉國而稱晉號其又誰欺也然則晉之天下。即謂高祖傾之而自取之可矣。視朱梁石晉郭周將毋同。

何承訓 吳越

吳越王宏倧惡統軍使胡進思恃功干政與指揮使何承

訓謀逐之承訓反以謀告進思進思因囚宏倧而立其弟宏俶則廢君者雖進思而實由承訓賣君黨友以導之作亂也。後復請誅進思宏俶執斬之綱目以伏誅書乃春秋歸獄首惡之義劉友益謂惡其反覆故夫惡反覆且懼名禍此誠宏俶當日之意而於書法殊非其旨汪克寛謂承訓請誅廢君之賊則承訓無罪當書殺而作伏誅爲誤夫豈不知進思之得以廢其君者實由承訓哉且據不去官爲無罪以證之然綱目誅殺例固曰叛逆或大罪曰某官某伏誅彼爲考異考有異於凡例耳又何弗考而說之左乎

史林測義卷二十六

臣　鄱陽計大受論

杜重威

杜重威以國戚爲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及契丹大舉至於鎮定遂有因以覆晉求帝中國之志而刼諸將以降於是大梁莫守晉社遂墟此其罪通於天不容誅矣漢高祖亦幸禍以爲利者豈能治人之罪既定京師則拜重威大尉歸德軍節度使不受命攻之出降赦之殂之日大臣以善防重威顧命誣稱謗議搖衆殺之則固非以其罪也綱目於攻書討於殺書伏誅分注磔尸於市市人爭啖

其肉以是爲必及誅始足以泄神人之憤雖攻非其罪殺非其罪亦謂無所逃於天討天誅云爾此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五代史漢本紀書殺杜重威其義少遜

馮道

歐史於馮道先傳以發論以謂廉恥立人之大節見道長樂老敘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傳中且曰道事四姓十君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又曰道卒年七十三時人皆共稱嘆以爲與孔子同壽其喜爲之稱譽蓋如此嗟乎舉天下不復知廉恥爲何事故於道喜爲稱譽至妄比之孔子則亦樂其所爲榮其

所得心膂任之惟恐不及也豈不重可哀哉文忠蓋與左氏魯人以爲斂語同意而再三以寄其慨其於世道人心之感不亦深乎且如道者頑鄙無恥亦謂喪君有君舍舊迎新事須務實耳以視古諸姦猾伺權勢之所歸輸誠賣國以附佐命之勳者則亦不類郭威之攻李守貞於河中也守貞以宿將好施爲士卒所附威用道語不愛官物以賜士卒由是咸與歸心而忘守貞之舊恩矣道亦第爲威策奪守貞所恃以成漢室討叛之功而論者訾其勸威用賂結士爲販國之謀事周之地此則之其所賤惡而未免深文以入其罪若其於威之犯京師而率百官謁見則既

已奉迎矣然猶受威拜如平時者不過更事多君益以舊德自居假威敬禮以厭人望而威亦因以慰衆志謂能以是沮威而緩篡奪之謀者固誤然謂其嘗爲威畫策至是事成而內有收恩之心外爲不屈之貌亦非也然則言道之爲人臣。如乍失主犬。便已仰飼後主。如迭隨人妓。尚何回戀前人。宛然千古之所共醜。平情自可得其眞。刻求反以失其實。

揚邠　蘇逢吉　史宏肇　王章 漢

禮樂治天下之大器而主治輔治必先於交修誠使交修禮樂則宮廟雍肅朝廷尊安治財而財源阜治兵而兵氣

固治獄而刑罰中也自夫禮壞樂崩一切暴悖君臣之間猜嫌之際分義乖嫌隙鬩讒邪入禍亂敗亡無所不至矣漢世之所倚以定國家者蘇逢吉則文法刻深史宏肇則槍劍矜誇王章則聚斂苛急而其害皆如楊邠所謂禮樂何足介意也以故將相交惡勢如水火而隱帝驕佞忿爲所制左右乘而閒搆未幾皆及於禍而國因以亡禮安樂和之朝而有是乎哉此誠千古視爲迂遠爲虛文者之殷鑑也

耶律海里　遼

察割之亂也耶律海里之母的魯與焉遣人召海里海里

拒之不以母故從亂人謂其忠臣　臣　且謂其孝子何也親無不以孝望其子即無不以忠望其子蓋理無岐出自情有𠒋至耳一旦而率其子以背君則不敢爲苟從以有拂乎天理人情之正而能忠於其君者乃所以孝於親也的魯與察割謀海里而知之宜熟諫以不陷親於惡而爲君捍賊抑變起倉卒事有不及乎亂平之日以海里故而免其母旌爲人臣之節而不傷爲人子之心然亦的魯非首惡故猶可與由全之也否則海里必以身代以死殉矣

北漢世祖

北漢世祖旻爲高祖母弟隱帝遇害郭威率百官奏請太

后立嗣太后下詔令擇所立而首及昱蓋高祖子承勳僅存而久病不任爲嗣雖威與王峻議立昱之子贇爲高祖所養視如子者然昱固宜承漢之統矣威既篡漢贇未及立見殺昱乃正位晉陽繼絕之義不亦昭烈之於西蜀晉元之於江左宋高之於臨安乎後世史臣所必黜周而崇漢五代之名可不復顧也五代史作於宋人以宋得國自周故尊周於本紀抑漢於世家然吳蜀諸國自立皆絕而不書獨於周本紀書昱之立而十國世家年譜論曰周漢之事可謂難矣此其微辭也至若綱目無統例大國紀年小國紀元其紀年雖以周然於漢用兵於周一再正其名

日代如蜀漢之用兵於魏亦以示崇漢黜周之意則昔有望於後君子之論定云若夫漢祚至世祖子承鈞而斬鈞殂於宋開寶元年鈞無子弟鎬錡錫皆有賢行乃不擇立以養子繼恩嗣位釀成禍釁隕墜厥宗而見滅於宋之興國四年然不爲劉氏國已十二歲矣雖謂漢亡於鈞可也

彭師暠楚

彭師暠初事楚王馬希廣感爲希廣所知嘗欲以死報希蕚陷長沙弒希廣而自立則希蕚其讎也師暠而眞鐵石人如希蕚所嘆殺賊雪憤必此志之不回北面何顏登一朝而有靦其明年徐威陸孟俊廢希蕚立希崇希崇以師

鬲嘗爲希蕚所杖黜因使囚於衡山郎不欲殆人於險以報宿怨何乃謂是使爲弒君之人奉事逾謹且與廖偃等謀更立爲衡山王則忘故王而大悖名義前之被執於希蕚投槊大呼請死尚安問哉此爲人臣而欲盡節於所事者深惜久而遂渝其志也雖然師鬲之奉希蕚亦因而利之耳故復賣希蕚於唐遷之金陵已獲寵賜甚厚嗚呼利欲爍其心而鐵石以銷可哀也已

周行逢 楚

岳州團練使潘叔嗣以武平軍節度使王逵信讒疑怒襲殺之使將吏迎武淸軍節度使周行逢權留後叔嗣賊殺

主帥罪當誅行逢以迎己不忍乃因怒拒行軍司馬之命懼其更欲相圖誘斬叔嗣非其義矣綱目以討書惡叔嗣也以斬書不予行逢也汪氏考異謂斬當作誅亦泥於討與誅之之例而未深考耳

周行逢妻潘 楚

周行逢性猜忍誅殺將吏太過民過無大小皆死自古淫刑以速天殃人禍之所必至潘氏諫之怒因之村墅遂不復歸行逢屢遣迎之辭以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而行逢卒保首領以沒非其聞言亦少悛乎則潘又以不諫為諫之力也長洲陳氏謂識過行逢而稱為智人然所以用

其智者似未之及也宋史但云妻貌醜而剛狠行逢爲帥妻不爲屈不入府署雖詳先輸公稅一節而無故不屈祗一悍婦耳覩釁而慮及禍用智以全其夫亦可謂巾幗中之奇器者不獲考見如前史豈非恨事史作潘氏五代史作嚴氏通鑑綱目及東都事略作鄧氏又不知何相乖異若此也

郭廷謂

歐史周世宗本紀書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其州來降不同泗州守將范再遇書叛者以廷謂請命於唐許其降乃降耳 臣 按請命之意以家在江南遽降則懼爲唐所種族

而因以愚其君此叛臣之諂奸人之尤夫為君守土卽至圍久食盡援絕惟有效死不二之義君以降稟命則何義也況先已決降而輸情於敵非叛而何命參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文忠乃不卽延鄒所責而罪其叛不知亦何以處延鄒之忠義也文忠曲恕廷謂於延鄒之忠義而深沒其文不知法春秋稱良史者亦何以出此也噫

柴克宏　南唐

語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千古第一論將之要然而智

不深者鮮謀勇不沈者鮮懼如趙括少學兵法自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而易之奢知趙君將括則必破趙軍非以兵者危地括不能懼而謀乎尚何論及善斷否也柴克宏者再用之子雖典宿衞未嘗言兵人以爲非將帥才及請效死行陣救常州計日破賊樞密李徵古沮之不聽卒以數千羸老幕船匿襲大敗吳越蓋不輕言兵而深於兵。其深於兵之卽本於不輕言也。平日存不敢輕之心。智以深而勇以沈。乃與聖言自一一有脗合耳。趙將括。括母上言括父子異心。不可使。克宏請效死。克宏母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君子觀此二子雖淺深異器成敗

異論而命將爲將之一法一戒燎然在目矣

徐仲雅楚

楚天策府學士徐仲雅通鑑綱目云自希廣廢杜門不仕周行逢署節度判官仲雅辭疾行逢固名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竟不能屈且附胡氏管見論以謂求之當時鮮有其比馮道歷事五代之君朝同夕異其有愧於仲雅豈可數量蓋皆本舊史而深著仲雅高尚之節如是及閱宋史湖南世家則嘗受行逢署以倨傲滑稽擯斥者此一人耳而何傳其賢不肖相去遠甚乎夫以元臣修宋史乃不循通鑑綱目及胡氏之說豈故爲是乖異

與抑所云爾者亦別有據與豈當其時記載家各徇其好惡而不顧人事之失實與然而有宋諸儒去仲雅之世未遠寧無所考信與尚論之士何去何從繄可不慎與

周世宗

古者繼絕以同宗而異姓不爲後後異姓以奉其先則氣脉不相爲感通而神弗歆同於絕祀以故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聖人以莒人滅鄫書周世宗固以太祖養子而繼立者歐史於周一號二姓與唐一號三姓例別其家胡氏管見以謂世宗宜立郭氏後封以大國如周之杞宋得用天子禮樂而復姓曰柴尊其父守禮爲太上皇立柴氏

宗廟其論豈不似正然而禮以義起宗以德從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說者謂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堯舜禹雖皆出於黃帝而伊祁姚姒而前別生分類久矣故堯得以二女妻舜而不爲瀆也然則舜宗堯禹宗舜而立爲廟制舜且郊堯之祖帝嚳以配天者蓋身承其統不忘所受終（書受終文祖即嚳廟）而堯於舜舜於禹爲有德此宗以尙德爲義不以所親爲義也禹之父鯀在以死勤事之列故猶得配天於郊而瞽叟無聞焉且夫堯有丹朱舜有商均非無以奉其祀者而舜與禹乃宗而廟饗之德之浹洽乎幽明何間於相親以氣類雖曰非族

神其吐之乎世宗幼從姑長太祖家太祖愛之遂以爲子當其舉兵於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諸子若姪則皆已盡及有天下之三年封世宗爲晉王固將使之承大業而爲郭氏之郊廟主矣是太祖於世宗非僅撫愛富貴之私恩而有得人薦天之大德則世宗宜宗太祖如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何取求其疏屬之同姓而封之如杞宋乎禮得以宗太祖即不復姓可無深議如曰復姓而尊其父爲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何舜未聞尊瞽叟得同禹之郊鯀乎雖禮有宗廟饗之之文然不可考以宗堯推之疑即黃帝顓頊帝嚳以及堯必非專以饗其所親也蓋舜受堯之

天下報本之道蔑隆於此此其所以爲大孝而謂世宗亦可不計功德之有無尊其父立其私廟乎獨是太祖世宗有近於傳賢故援舜禹而論之如此若春秋所譏則萬世之通義

韓通　李筠　李重進

周之陳橋兵變內而在廷外而藩鎮罔不稽首聽命於宋君子有慨于仗義死節以立臣道者寥寥無聞乃不得不於韓通李筠李重進有所取焉雖然之三人者。皆不以忠見錄於歐陽五代史。豈無故哉。陳氏通鑑於重進以嘗受宋中書令之命旣而起兵因移鎮青州自疑故書以謀反

續綱目雖以其非兪生賣國者比而書曰拒宋曰自焚不同於李筠韓通者亦不盡予之意也若筠則旣予其全節書曰伐宋曰死之蓋懲周祖畫像對使痛哭有慷慨報仇之志然雖不臣於宋而奉表稱臣於與周世仇之北漢即曰不忍背周乞兵為援則已非周之純臣矣固宜歐陽氏皆不列之死事傳非直事在周遜宋與後也乃亦不錄通者何耶謂通嘗臣於晉漢而死事傳之所錄則皆初無卓然之節成其美不責其備者乃亦不錄通者何耶豈以其宋臣於筠書叛命見北漢世家於通有難於立傳乎顧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武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太祖已

旌通之忠贈爲中書令詔以禮葬何難於立傳乃亦不錄
通者何耶按通與太祖定交久情好甚篤其子見太祖有
人望勸通早爲之所不聽及是聞變自禁中趨歸軍校
王彥昇逐至其第未及闔門見殺終以必死無二未可知
也死者大節不輕以予人此歐史所謂褒貶謹嚴者與嗚
呼盡忠死國誠難言之而當公行篡竊之時范質王溥諸
臣全軀忍耻相率降拜乃如通者不從長以標其節亦無
以爲奬明臣道與起人心之術矣續綱目於太祖稱皇帝
廢周主下大書曰韓通死之且以全節予筠者可無議其
有失之易云邵經邦之宏簡錄不傳通於五代載記忠節

似循歐史乃以列有宋旌德之首褒贈雖宋而不繫之周
乖其義矣